

# 一日拜訪燕園二老

綠茶

七日談

(北京篇)

清亮的清晨，一行六人在北京大學西門集合，出發拜訪住在京北偏北的「燕園二老」——錢理群先生和謝冕先生。連續多年，溫州大學孫良好教授，每逢四月底會來京探望錢謝二老，均邀我同行，此次另邀了《世界華文文學評論》主編李良先生，以及他昔日的三位溫大學生，現就讀於南京大學的楊成前博士、清華大學的周小琳博士，還有中國傳媒大學在讀碩士鄭旋旋同學。

錢老

錢老所住的泰康之家和尋常老人院不同，處處充滿生機和活力。大堂內，數十位銀髮老者正在排練合唱，指揮、鋼琴、小提琴一應俱全，神情與姿態看起來都很專業。我們進來時，恰好趕上高潮部分，一曲終了，滿堂掌聲，老人們臉上洋溢着笑容，忍不住拿出手機抓拍下這動人畫面。

錢老的房門半掩着，我們直接推門而入，屋內錢老正在看電視，見我們一下來這麼多人，便緩緩起身，移坐到靠陽台的單人沙發上，把寬敞的雙人沙發讓於我們。錢老自嘲說「現在記性越來越不好了，總覺得早上有人約了來看我，卻不記得誰了，原來是你們啊！」良好兄便逐一向錢老介紹到訪的各位。

往常，我們來訪，幾句寒暄後，便很快進入錢老的演說時間。聆聽他娓娓道來，對中國當下的觀察與分析，暢談對各類社會事件的見解與觀點，講述自己對老年學的研究與實踐，以及養老學思想的核心——五大回歸：回歸自然、回歸童年、回歸家

庭、回歸日常生活、回歸內心。

那天，可能因來訪人數較多，錢老並未馬上進入暢談狀態。幾番寒暄後，錢老緩緩說道：「去年，我的《養老人生》出版後，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我認為，五大回歸思想下的回歸生命本真狀態，不單只適用老年人，放在老中青三代身上都適用。而我現在正專注於童年研究。」

順着他的目光看去，見錢老與金波老先生的對談集《第二次童年的相遇》書稿，正整齊地擺放在茶几上。金波先生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恰好也居住在泰康之家，二位老人此前曾合作過《我與童年的對談》，而這一次的「第二次相遇」，便是要將童年這一人生重要階段的探討，引向更深的層次，挖掘其中的新認知與新思考。

錢老接着說，「儘管我已經出版了很多書，但我最重要的著作，都會在身後出版。自己最珍視的作品，是從六十歲開始動筆，每年年初寫一篇很長的文章，講過去一年，發生在中國和世界值得記錄的一切，以及我的觀察和分析。如今八十七歲，已經寫了二十七篇，準備再寫三年，共三十年三十篇，姑且稱之為『當代史記』。」

正當我們沉浸在錢老的暢談之中，一位泰康之家的工作人員進來，在錢老耳邊輕聲說了幾句。錢老面露歉意，對我們說：「不好意思，家裏突然有點急事，今天的聊天只能暫且到這裏了。」我們幾人連忙起身，向錢老道別，帶着幾分不捨，告辭離去。



北京大學未名湖春景。

資料圖片

謝老

我們便轉而去北七家拜訪謝冕先生。我們的車進入小區，老遠就看見謝老在家門口候着我們，紅光滿面，笑容可掬，揮手示意我們停車，等我們都下車後，還不忘指揮司機開到前面路口，掉頭返回。

謝老家一如既往滿是書、鮮花、茶葉和各式禮盒，略顯擁擠，唯有客廳沙發區域收拾得寬敞簡潔，常年有不同客人登門拜訪。我們進屋時，剛好謝夫人陳老師從樓上下來，見到我和良好兩位是老熟人，熱情地招呼道「你們來啦，我們江浙是一家人」（陳老師是南通人）。落座後，陳老師說「等謝老師戴上助聽器，就像換了個人似的。」謝老嘿嘿一笑，熟練地戴上助聽器，確如猛然一醒，朗聲道：「好，那我們開始吧！」

謝老一一詢問新客人的姓名、單位，並確認每一個字。「我這裏沒有任何禁忌，可以暢所欲言，哪怕批

評的話也大可以自由地說。那麼，給我說說實平吧！」眼神遞給清華的周小琳博士，周博士有點怯怯地接過話題，談了一些個人看法。謝老點頭道「你的評價很冷靜、很客觀，但現在互聯網上似乎並不都是你這樣的聲音」。隨後，謝老又和大家逐一交流關於余華、莫言、蘇童、格非、畢飛宇等當紅作家的作品、人氣以及當下語境下的作家百態。每說一段，謝老會用自己清晰而有邏輯的語言，給身邊耳背的陳老師複述一遍，細緻入微。

同行的李良先生翻出一件舊事：「我曾讀過一本您主編的《開花或不開花的年代》，那是關於你們北大中文系55級的校園記憶，讀來令人神往。給我們講講你們那代大學生和你們的五十年代吧！」

謝老坦言：「大家對『開花或不開花的年代』都有嚴重的誤讀。所謂『開花』，從不是指『成功』，而

是我們正處在本該『開花』的青春年紀，卻趕上了一個『不讓開花』的時代。我們的回憶裏，滿是『開花與不開花』的掙扎，有很多同學，就在那樣一個禁錮的年代裏，還沒來得及『開花』，就已凋落，他們付出了沉重的青春代價。我上大學之前有過工作經歷，當時已二十歲出頭，比身邊的同學更老練些，才能在那個年代裏，保持了一定分寸，安全渡過了那個『不讓開花』的年代。」

我們正聽得津津有味，謝老突然中斷了講述，笑道：「不給你們講這些沉重的往事了。走，我請你們吃飯，帶上酒，喝點。」我們照例到小區對面的新疆館子，飯館的服務員都認識謝老，拿起菜單，倒背如流地點好菜，倒好酒，繼續娓娓道來，只是，飯桌上講的多是那些「美味」的往事，謝老透露道，「我下一本書不如就叫《亂書房食單》吧。」

謝老今年九十五歲，每天上午五六千步，傍晚再走五六千步，鐵打的每天一萬步起。受謝老鼓舞，下午回家後，我專程去健身房，在跑步機上走了一萬六千多步，累得只剩半條命。深夜十二點，收到謝老在「微信運動」上給我點讚，點開來看，謝老今天走了一萬一千四百多步，這份活力，由衷敬佩。

一日拜訪二老，聽錢老、謝老講述過去與現在，思考與見識，那份藏在歲月裏的通透與深邃，歷經滄桑後的樂觀與豁達，讓我們這些七〇後、九〇後心生敬佩，倍感溫暖。和他們在一起，只是聊聊天，吃吃飯，就是莫大的幸福，珍貴的滋養。

## 茶館的生發(二)



如是我見  
楊小波

第二次體驗茶館，仍是在露天，就在金牛區的成都大西南茶城。走下麵包車，臨街牌坊「大西南茶城」五個紅地金字便映入眼簾。兩邊是黑地金字對聯：「花箋茗碗香千載 雲影波光活一樓」。端莊幹練的女主人介紹說，成都大西南茶城，是一個功能齊全、歷史悠久的專業茶葉交易平台，經營品類幾乎涵蓋了中國所有主要茶類。不僅綠茶、紅茶、烏龍茶、黑茶、白茶、黃茶六大茶類齊備，還有各類茉莉花茶、工藝花茶、緊壓茶等等再加工茶。配套的茶具諸如紫砂壺、陶瓷茶具、玻璃器皿、茶盤、茶台、茶桌等一應俱全，更有美味食品、茶點以及與茶相關的文化衍生品。茶城輻射四川乃至整個西南地區，成為西南茶業經濟的一個重要地標。

主人引領我們參觀特色店舖，徜徉於茶葉的世界、茶器的海洋，最後落座在三面建築圍成一處院落空場上。

天朗氣清、風和日暖，是成都冬日裏難得的好天氣。露天場地專門擺放了一條長長的茶桌，兩邊各置十把竹椅，每個座位前備有一套蓋碗和一台陶爐，爐口上平蓋着圓形金屬烤網，中間是盛着熱茶的陶罐，四圍各種烤食，有紅薯、土豆、花生、板栗，意外的是還有橘子。烤好的橘皮已變黑，剝橘皮時還有點燙手，但烤燙的橘瓣兒送入口中，還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圍爐烤茶開始不久，一位身着白衫白褲的小伙子，武林高手般躍上前面的小舞台，一把長嘴茶壺，在他手裏上下翻飛、左右舞動，他時而穩扎馬步平持似劍，時而金雞獨立豎灌如錘，茶桌這邊的我們，都不禁罷手挺身、緊盯台上。表演完畢，白衣帥哥便走下台來，手持長嘴茶壺，逐一給我們的蓋碗添茶……

圍爐煮茶的這一幕令人難忘、回味無窮，在回酒店的路上，我不由在手機上編記起來：

四川天府國，民富萬物豐。金牛雲雲台，開街新光景。茶城大西南，茶商櫛次鱗。台下圍爐坐，台上茶藝呈。壺嘴三尺長，壺水滾燙銅。銅壺頂頂洩，端立拜佛僧。銅壺背後兒，負荆流前傾。銅壺胸前置，撈月魚打挺。英雄錘掄起，砸下攜雷風。將軍劍指遠，取敵萬軍中。雙壺鵬展翅，單壺開天宮。錘劍幻百變，身嘴皆出鋒。展演百秒過，承啟百年功。網烤花生糊，手燙未覺疼。雙目在舞者，神馳已忘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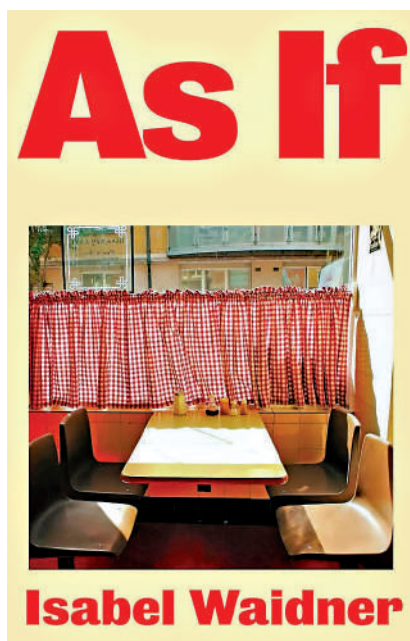


英倫漫話  
江恆

近期英國文壇發生一件趣聞，兩位作家的小說意外「撞書」，不僅在同一天出版，而且內容也頗為相似。其中之一是文學「金匠獎」得主伊莎貝爾·韋德納的第五部小說《彷彿》，講述兩位在倫敦公寓相遇的陌生人，分別是因喪妻而憂鬱的前演員和想逃避家庭且工作不順的男子，他們雖然背景迥異，卻有着極其相像的外貌，甚至曾就讀同一所學校。兩人展開了一場「交換身份」的實驗，藉由扮演對方的生活，重新審視自己的失敗與渴望。另一個是暢銷書作家勞倫·J·約瑟夫的《瘦貓，野貓》，講述了剛畢業的藝術學院學生和音樂人，他們在倫敦蘇豪區的一家酒吧邂逅，開啟互相打造明星的計劃。兩本書的主人公都來自基層，都將藝術生活的享樂主義神話與收入及住房無保障的現實直接碰撞，更重要的是——都圍繞了「分身」的主題，就如同這兩部小說本身有如分身一樣。

儘管這種巧合並不常見，但文學創作中的「分身」（Doppelgänger）運用卻並非新鮮事。早在讓·保羅的小說《七兄弟》中，分身這一概念便首次出現。從愛倫坡的《威廉·威爾遜》、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以及詹姆斯·霍格的《罪人懺悔錄》等哥德式經典，到納博科夫的《絕望》和繆麗爾·斯帕克的《派克姆麥諾》等現代經典，分身這一概念超越了其他文學潮流，幾乎如影隨形地伴隨着讀者。在《威廉·威爾遜》中，另一個威爾遜並非鬼魂，而是主角的良心，主角試圖殺死分身，實則是試圖殺死自己的道德約束，最終導致自我的毀滅。《簡·愛》中閣樓上的瘋女人，是簡·愛被

## 分身有術



伊莎貝爾·韋德納的第五部小說《彷彿》。

壓抑的憤怒與激情的化身，她必須在社會規範下保持溫順，而前者則替她放火、發瘋。《罪人懺悔錄》中將分身推向了更模糊的境地，主人公遇到的陌生人究竟是真實的存在，還是他宗教狂熱下的幻覺充滿了疑問。

這種幽靈般的身分形象在當代小說中也屢見不鮮。比如在黛博拉·利維的《八月藍調》中，一位音樂會鋼琴家被自己的影子自我糾纏。在華裔新銳作家匡靈秀的《黃臉》中，一位竊取他人作品的作家在網絡上遭到真正寫出她作品的女孩的鬼魂騷擾。在托比·考文垂的新作《他是魔鬼》中，一位落魄的服務生盯着他的新室友，而這位室友也是一個可以隨意附身的惡魔。在這些小說中，分身常常是難以接受、無法言說的慾望和衝動的化身。

對於所謂的「分身」現象，早在上世紀初，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在其開創性論文《怪誕》中便提出，分身這種噩夢般的形象源自

於人類無法完全理解自身的死亡。他寫道，永恆的靈魂及其永生的承諾使我們能夠克服對死亡的恐懼。然而，這種恐懼會以鏡像、雙胞胎，當然還有分身的形式再次困擾着我們。因此，體現在文學上，這種「雙重身份」的敘事不僅僅是為了製造懸疑或恐怖，而是更深層地反映了人類對自我認同、道德焦慮以及潛意識恐懼的探索。

事實上，分身形象不僅活躍於文學領域，在當代文化中從電影到時尚，也幾乎無所不在。自電影誕生之初，雙胞胎這一形象便繞繞在銀幕之上，最早出現在一九一三年的《布拉格學生》中，隨後又在《蝴蝶夢》《迷魂記》和《黑天鵝》等影片中不斷被運用。近年來，恐怖片《實體》和《逃出絕命鎮》以及《銀翼殺手》系列等則賦予了這個主題新的內涵，深入探討了身份認同和名人效應等主題。比如去年上映的驚悚片《罪人》，講述一段發生在一九三〇年代美國南方的故事，由演員麥可·B·喬丹一人分飾雙胞胎兄弟，該片於今年二月斬獲三項英國電影學院獎。

在時尚T台上，英國超級名模凱特·摩絲的「替身」網絡名人丹妮絲·奧諾納，以「凱特」的身份走秀並代言廣告，而H&M則為廣告打造了與真實模特兒相似的「雙胞胎」。在柏林時裝周上，GmbH品牌發布了一個名為「分身」的秋冬系列。在現實網絡上也是如此，每個人在Instagram等社交平台上，都擁有一個自己的「數字分身」，發布經過濾鏡處理、精心打造、與實際生活截然不同的照片，比真實的自己更完美、更快樂。

正如英國文化學者所說，只要人類還需要面對內心的矛盾、社會的偽裝以及對死亡的恐懼等因素，分身這個文學與文化圖騰就不會消失。

## 從長安到香港



黛西札記  
李夢

當下考古正熱，「五一」遊港，博物館自然是必訪之地。近期，香港文物探知館「漢風泱泱：雄渾與交融的盛世」與香港歷史博物館「長安萬象——陝西隋唐文明展」兩場大展相繼登場，重溫千年都城長安的恢弘氣象。

漢代開大一統之基，唐代展中華文明開放博大，兩朝皆以長安為都城，書寫燦爛文明。漢唐千載，長安因此成為中外文化交流樞紐。漢代，藉由路上絲綢之路，中原的鑄鐵、紡織、農耕技術西傳，西域音樂、舞蹈則東入長安，胡風漢韻，綿延不絕；唐代長安更發展成為國際都會，商旅匯聚，萬國衣冠，多元宗族和文化在此交流，由此而生長風萬里的浩蕩氣魄。

兩場展覽分別展出數百件珍貴文物，除香港本地博物館收藏之外，大部分展品借自內地數十間文博機構，其中不少文物更是首次來港。「漢風泱泱」展覽從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生活、對外交流六個維度，展示漢朝開拓進取、兼收並蓄的氣魄。「長安萬象」則由隋唐長安開展開來，再現繁華鼎盛、開放包容的時代風貌。

「漢風泱泱」中，江西海昏侯墓出土的麟趾金與裏灘金難得一見，作為西漢「黃金時代」的實物見證，展示精湛工藝之餘，更突顯漢代不同地域文明交流多元且廣泛。香港本地出土的漢代陶屋、帶有「孔子」字樣的刻文墓磚，亦印證兩千年前的香港已融入中華文明版圖。

「長安萬象」展出的智慧輪奐純金寶函來自陝西法門寺地宮，是盛放佛骨的重器，紋飾精細華美，更見證唐代文化交融之盛。佛教自印度傳入後與中原文化融合，再傳播至東亞各地。另有彩繪背行囊胡人俑和彩繪女舞俑等身姿各異，生動傳神，既是彼時高超陶藝之展示，也充滿煙火日常的氣息。不少人俑造型可愛，或優雅婉約，或鬼馬逗趣，若以此開發文創產品，相信吸睛。

千年前的長安，以絲綢之路連接東西；香港，也一直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中華文明的生命力在於傳承與開放，細看兩場展覽，我們讀懂漢唐盛世的密碼，也明白了《長安三萬里》中那讓李白杜甫長歌不己念茲在茲的繁華古都，究竟有怎樣的魅力。



「長安萬象」展出的彩繪雙環望仙髻女舞俑。